湘綺樓全集

湘綺樓文集卷弟二

長沙湘潭王闓運字壬父撰

奏疏

擬李鴻章陳苗事摺子

臣伏蒙恩旨授爲欽差大臣節制湘楚援黔諸軍許以便宜調發受命以來夙夜祇懼辦理大略屢經奏聞今衆兵並集戎車啓行戡撫之宜形勢已定顧有愚慮在戰事之外者言之則非朝命之所及不言則非臣子之至誠臣受寵逾涯託寄至重千慮一得不敢自匿謹就所聞見者上之朝廷儻蒙疇咨審其利害則苗疆幸甚

天下秊甚臣嘗㠯為蠻夷之於中國也有外有內其在外者如今俄夷諸邦有立國之本可㠯德綏可㠯威服者也其在內者今諸土司及歸流諸苗猺自古介居中夏雖有酋長而無君臣不可㠯臣民畜之者也苗之為患自顓頊㠯來其與內地土民雜居毗鄰五六千秊而風氣不通雖復聖君賢臣悳教霑被海外重舌稽顙來庭獨此近甸二千里苗蠻之鄉不聞慕化而自致者則其徒為形佀橫目之民而非稟五常之秀者彰彰可見矣堯舜重熙始能施分北之功我

世宗

高宗列聖纂洽始克定州縣之制自餘歷代莫不羈縻自漢至唐州郡握兵叛則討之希煩命將自宋迄明始出朝臣總禁旅若攻敵國焉然未有千人成列之陣數百俘斬之效也師徒如林而苗輒㠯數人挑戰鉦鼓震山而苗又㠯婦女詈師極泰山之䂊歷蚍蜉之卵勝敗之數誠亦微矣就羣蠻所最稱服者莫若馬援援之智勇冠於四七揚兵交趾昔斬徵氏非不習瘴厲之苦山谷之險也然而谿蠻守隘士卒挫銳曳足土室坐望鼓譟以建武之初盛政事之修明伏波之重威兵餉之充實將吏之用命沅水之平利自請效命矍鑠被鞍如以

兵法論之雖有韓白之將秦楚之兵欲拒王師必無幸矣而當時羣蠻曾不驚擾優游而待之何其暇也及夫援以疾甍兵將瓦解情緇埶見蠻已輕漢以兵埶言之則漢兵潰蠻將淡入巻陵長沙必爲寇場荆州之危可立而待也然而宗均以監軍之職非有元帥之尊呂种以沅陵之長曾無牧伯之貴竟入賊營爲置長吏斬帥受降羣蠻遂平又何神也凡蠻事如此難可逆料是以漢朝鑒於其機遂委權於州郡二千餘秊不煩朝兵及宋仁宗乃有命將征討之事國威大挫事具宋史元明己來莫能得意然其著明者每當大將潰敗之後羣

蠻從無滨入腹地之事以明中葉之不振猶僅僅及偏沅桂陽之邊耳苗不足患最易知也又以近事論之自咸豐初苗巳蠢動値時有洪苗巨憝張頼羣醜天下用兵未遑大舉貴州阻隔幾二十年然而省城晏然鄰封無害厺歲湖南大發援師榮維善提督重將黃潤昌監師大員二一戰而死全軍潰散當此之時苗勢必張至今一季未聞軼出又當川楚未暇援黔之時黔事不燹敹川楚合兵援黔之後黔事不爲彊且貴州撫藩坐窮城之中日日言謀食爲亟兵力之弱不待問也苗果爲害何難蛾聚曠日彌季反要開通學臣考官軺車順軌比

之髮捻情執縣絕臣博訪議者咸謂征苗有四易有二
難苗無酋長不能征役募人拒戰選士百金統將月餉
至每費四五十兩購斬客家一級十五千而素無府庫
商賈之積兵費斂於比戶科派繁重怨讟內興始聚數
千者今止數百黨羽離散此一易也約束無素威刑不
施一遇輒奔各不相顧此二易也苗性頑愚無子女玉
帛宮室膏腴之戀誘之易降降卽無猜少利餌之就驅
如鶩虛聲馳檄千里響應席寶田駐軍柴頭而清水之
南乞撫者五六十砦此三易也黔中雖山嶺阻深苗不
善守又不立屯堡不據城郭千百戶聚居一砦外無壕

牆壘土尺餘袤一兩丈穿洞爲門即爲一手全似兒戲不勞超越此四易也我軍滚入不習水土一里之内數四涉水疾疢易起餉運不繼無糧可因不能持久此一難也我出彼竄我歸彼出風雨暮夜時時狙伺山谷叢襍無可按防此二難也今以臣兵執諸將才老取餉東南糧運可通而以赫赫之威威無所陵堂堂之陳陳無所列羣苗潛犯大將亦一人之敵耳譬猶縱鷹隼於鼠穴身且不容何搏擊之用乎軍士避瘴一季之内當按兵半季秋冬進兵縱遠貴繳明季春夏歸路又阻然則二難可去其一而四易之效未可收也夫羣苗種類必

不能絕欲其不反仍須撫定撫苗之法惟有二端土司之制卽蜀臣諸葛亮用孟獲之意也歸流之制則鄂爾泰張廣泗所秉

廟算於

世宗

高宗者也歸流則並無酋長積重之勢較土司爲可久安然牧令不易得人亦較土司爲尤難定臣竊料東南蘇息未幾物力非雍乾之時若連兵數年大定羣苗糜費億萬恐無大益今欲安輯苗疆開通黔路莫如暫撤貴州省官駐於偏沅以牧令統軍以軍將兼牧令隨宜

所置先定貴東羣苗復業士民休養步步而進乃及貴西其雲南叛囘情異黔苗
皇上已敕督臣劉嶽昭刻期戡定雲南若定川楚無警貴州全省計日肅清但無庸調發大軍爲援黔之說也師名援黔則戰勝之後當即凱還黔中守令不容自置是則黔撫受任方面而全仰外援而臣等總援黔之師亦終爲客兵也前此諸臣不容無見及此者徒以黔撫畏退縮之罪故甘苦孤城而不辭統兵大臣畏避事之名故兵挫而不退愚臣檮昧竊有疑焉伏念臣以一介儒生年未五十揚歷封圻初無寸效列爵五等仍爲使

相糜軀裹甲莫答　鴻慈避忌不言是非大臣體國之忠而重負
皇上所以任臣之意也今議者或疑移省貴東近於示弱而削地則遠有賈捐之議棄珠崖近有袁甲三奏移皖省古事今例咸有其比如蒙　俞允應請　飭下軍機王大臣及各省督撫通議移省補官之宜以爲一時之制俟寰海鏡清仍復其舊臣爲安輯苗疆長策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皇太后聖鑒訓示謹奏

陳夷務疏

臣聞安危之計天子所與庶民共者也未有君憂而民樂下樂而上辱者也故曹沫一匹夫而代肉食之謀臣其人也今日之急皆慮夷務臣竊觀古今史籍所紀及近歲自庚子至於庚申二十年中每有邊竟風塵之憂羣臣吏民上書言事者無慮萬數雖得失不同要必有休戚與共之誼伏見

皇上即位以來邊患尤切輦轂之下藉使鐕居忠誠偉異之材明哲博聞之士宜可以發奇計吐昌言即閭閻陳經濟上以報國家養士之德下以垂後世貞諒之聲

矣然而十一季中海內寂默忠言切諫不論徙我惟獨
皇上與
皇太后宵衣旰食於宮庭之內二三大臣深謀密計於
巖廊之上自餘談士卷舌囷聲以夷務爲諱以言事爲
恥豈古昔好囂而今者好靜古昔多賢而今者乏材不
然則天下之士審時度埶知其無益智有餘而忠不足
乎昔者孔子教諸梁以大戒顏淵問衛君以三徙思不
出位者君子之守也職思其外者良士之心也孟子陳
道於齊王而後知齊人之不敬故不言者非不智而建
言者非不忠也古之論和戰者多矣莫不抗言激詞譏

其主之昏憒潰思過慮啟當事之疑懼不惟主憂臣辱之謚救時振弊之策强之以所不行責之以所不能故君相焦勞而處士愈橫傳之後來猶得直聲詩人之所以盡悴事國而傷心於諷議者良有由也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易曰王假之勿憂皆言危懼之時災變之來必先寬大主相之心去其憂疑然後庶政可興明照天下臣竊料夷國情埶有不必論者四不足憂者二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故願陳國家磐石之基破羣臣疑難之情發古今異同之辯雖不足裨贊大計誠亦愚者之款款也臣前讀鈔報見議立同文館大學士倭仁

所陳利弊及諭旨開慰之言私竊感激至於歎息然以爲不必論也言御夷者皆欲識其文字通其言語得其情僞知其山川阸塞君臣治亂之迹及其國內虛實之由其最善者取其軍食以濟我師得其器械以爲我利今設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獨㠯爲無益者夷人始入非㠯其習中國之俗據中國之地收我圖籍誦我詩書知我國政而姑與之和也㠯其船大礮精駛入海口防之不固戰而不利而後得志也卽其船礮可驅屢戰不勝亦非有夷船與水師縱橫百戰於海島又非有大臣宿將傴仆相望於礮丸連兵絫年精銳幷盡而後與之和

也㠯其交綏而潰敵騎長驅而不暇再整也五口通商四國遣使我之文字言語阸塞虛實彼今固知之矣軍食器械若强而取之宜易爲力矣然彼乃和順其貌從容其詞㠯和爲請假令中國得其船礮習其風俗遂可㠯深入其阻埽穴犂庭則易地而觀天下之憂未可量也今日情勢彰灼如此彼猶不敢生心而我乃汲汲焉爲它日之圖故臣㠯爲不必論者一也臣又觀大學士曾國藩覆奏天津一事言祆教之行善愚民之易動含吐其詞揣度其平臣又㠯爲不必也夫中外之防自古所嚴一道同風然後能治假令法國布堯舜之政讀周

孔之書分置師儒佐我仁政則諸臣將束手坐觀望風贊歎以爲眞聖人之國乎祆教之行教堂之立但當問其可行不可行不當問其教善不善爲法國謀者若使中土齎六蓺之文陳先聖之書入其國都宣我木鐸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禁犬吠堯之義明國無異政之禮守从勿聽以爲其主耳何況祆教妖異約書鄙陋兢兢計較何關損益臣所謂不必論者二也臣又觀協辦大學士李鴻章覆奏天津一事料我强弱策其水陸以爲戰未必敗事難逆料而臣又以爲無益者御敵之道但當論我之欲戰不欲戰不當問戰之能勝不能勝孔子

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故弱女奮掌而豺虎避路相如張目而秦王擊缶豈力能勝之哉志以爲必勝也若如所言必勝而戰則是洪寇鴟張之日蘇杭糜爛之時曾國藩困躓於祁門李鴻章寄身於上海宜亦姑務招撫休士息民然且有有進無退忘身許國若使用兵之時已操必勝之機力沛然有餘而後進戰則庸夫皆可以藉手二臣何以膺侯伯之賞哉今不論事宜而先言勝敗故臣以爲不必論者二也火輪者至拙之船也洋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爲能械以巧便爲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礮須人運而重不可

舉若敢决之士奄忽臨之驟失所恃束手待斃而已又况陸地行戰船礮無施海口遥攻登岸則困蹙而擊之我衆敵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而乃張皇其船礮未交而已潰機器船局效而愈拙是則知武靈之胡服而忘其探雀鷇信冀北之多馬而未知其無與國也臣所謂不必論者四也今之大憂豈非英法二夷乎英吉利舉兵内向已三十季及入京城然後定和江海大鎮盡爲所據然論戰者始於林則徐迄於僧格林沁皆中國先舉英夷應敵海船初來惟論和耳彼無取我之情我有防夷之勢不敵而和又已十季陰謀懷詐固無其事明

矣夫英夷之不取中土非不能也誠不利也和則坐收其利得地則勞困於政以淺嘗之榷稅之便勝於官商租賦之入遜於公田商賈逐末豈知遠志雖固予之必亟去之廣州之事其明驗也法琅西志行祆教本其國俗猶洽顯之志宣釋典婆羅門之誓滅佛經是非紛紜殊不足詰假令包藏禍心圖結黨與則當卑詞厚禮以招輕俠僞貌滲情以悅民心而乃好爲人師妄自尊大嚴絕搢紳賭誘愚賤閉門守關猜備萬端夫自古陰謀取國權詐之家惟恐良臣傑士不爲已用也得一士人如得一國以彼之驕倨猜疑如此含識之倫望而去之

尙安肎從其師教願爲弟子乎同文之興亦欲授徒才智之人聞而匿笑就使夷酋有長久之算懷要結之心自立堂館事已敗矣故其横恣憑陵之狀適足以招憤怒致驅除耳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英法蹈取死之地有自敗之時故臣以爲二者不足憂也臣聞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中國而外夷狄外之云者言畧不深責而先自咎也非屛之海外而不與同也漢唐之禮單于來朝位王侯之上天子迎送或結弟昆自趙宋以來徒事夸大詔諭夏人卒自臣金及我
聖祖大閤帝道遠結俄國讓地約盟迄今百年神教猶

赫道光咸豐議政諸臣未能遠矚始則經之太嚴待之太倨繼則讓之太甚諱之太深

宣宗

文宗爲朝臣衆議所持猶聖人不能違衆也非欲陛下踵而行之也臣謂執政之失計莫過於許入香港而拒之天津爲夷患所自始何以明其然也詩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又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言以禮自防雖至淺弱人不敢犯也華元乘堙以告子反郤克登陴以謝郤克大國於小義猶弗克況以天朝之命告海外之商躬布大信何所不服今香港之在海島比於瓊臺

猶內地也天津雖近京師亦內地也京師雖至尊亦內地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入則皆可耳不可皆不可耳而論通商者惟以廣東天津京師相推校一國之中自分畛域遠人寒心外夷知釁而天津之師至矣若使當日坦然下詔許夷使駐京之請其不爲患與今日同而恩威震疊彼無所挾知我不畏之故也知京師廣東之同爲內地而入京無益也而乃始禁停泊繼開海口初以兵拒後以禮迎皆行之於敗潰之後從之於方張之日又且廣州失守而未遑問大沽一至而已陳師彼知我之不能而始自以爲得計也和約之須自此興矣

雖然猶宜廓然相與始終仗信議者囂然又陳危疑於是京師岌岌有日日被寇之勢議戰不能議守無地陛下以爲密備諸夷之策夷人亦知之乎果不知之乎與和不足以爲德議戰適足以示弱耳彼雖與我接居而知我未嘗一日忘戰也族類雖異人情不遠忖度其心豈能馴狎是則教之狙伺乘我大信積久橫潰終必敗其盟而海內臣民徒見和約大臣戒諭左袒在夷天津之事至今私議雖

皇上亦未能正告天下以秩教當行曾國藩一請宣示而聲名頓晝矣夫國家行政四方瞻仰豈不顯立教堂

而日非朝廷之意既已建立而日總必毀除明與夷和而堷實欲戰兵不厭詐豈此之謂乎論語曰忠信篤敬行於蠻貊然則戰和無兩是而誠詐無兩行也今宜明告民士以朝廷力弱之故下哀痛之詔求賢能之臣奉行詔書先除祆教正告諸夷改立和約若諸臣民無制敵之能悍祆教之威官吏儒士宜先受戒督撫從教是教行也如不肯從則毀堂無罪也行教與否專在督撫其有歸過於上要譽於下妄生輕舉以詒國憂比之亂民殺則無赦不宜依違首尾以勸善之說姑欺天下使無賴姦民借口義憤驚動朝廷此殆最先宜革者也夫

敵來犯我則可論戰矣攻我則可論守矣戰守旣罷可論和矣今之諸夷本求互市和且不必何必言戰誠宜先絕互市待其舉兵而後擊之不宜先陳兵旅以威陵之臣嘗讀孟子至橫逆三自反之言終比人於禽獸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此特儒者一時寄情之言耳何其與自侮自伐之言相刺謬乎以橫逆爲禽獸者傷君子闊遠之懷以夷狄爲犬羊者損聖王謙抑之德使中國惟恃强以自立則秦皇長城過於文王城朔方也悠悠之論千古相習一與夷接則以爲辱故召兵致亂常在其時及夫外敵深侵割地增幣猶不知我之失政而

但恨夷之無禮也若小夷來朝仍守虛文倨傲而待之畏强陵弱何以為國故不可不審思也語曰庖人不治尸祝不代謀國者非臣民所代謀也

皇上注意戰則堅言戰注意和則堅守和得其道和戰俱利失其機和戰俱敗不甘和者挾於衆議也不敢戰者奪於浮言也假使我欲和而彼不聽未知諸臣何以策之而曰戰無萬全和可萬全則又何為而密謀戰也戰和皆無萬全又何為而甘與和也謀定而持一說布告中外何憂何懼故臣以夷務可昌言也且國家政令多矣夷務非急願無以為先也臣幼習春秋感君國一

體之謚久居田畝 天闕九重常悵終軍請纓之謬而有汪錡執戈之志懷仲連蹈海之義而慕子貢對吳之敏特以矻矻耕讀無客游從宦之暇恐不復扼幣九衢飯牛國門誠不自意復隨貢舉中心旁皇不能自抑謹釋所聞以佐大猷

上書

上巡撫惲侍郎書

治下士閻運謹奉記次山大公祖節下愚聞士之所以用於世者非以榮其身顯其名快一已之意而已也古之於士可謂盡禮矣覩其誠僞知其治亂觀其輕重知

其興亾撥亂世反之正尃急於求士周之興也飲食幣帛而忠臣盡心其衰也牲牢饔餼尃之能用故其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言賢人亾在外也世道愈亂賢士愈積故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而夳以自求無咎者有其才而懷其寶則萬國離矣君相之待人也以爵位士之望上也以禮儀爵祿者上之所甚吝也金玉者衆人之所寶也使士必待爵位而出上必㠯金玉爲餌則士以道市而商賈與君相爭權矣夫韓侯愛其敝袴燕王捐其馬骨故不費毫末而坐致俊傑者此亦今日之所願聞也湖南行省重於南服自元二之寇巡撫束手借

助民士養士之費金歲數萬所謂局紳是也文案延客月費百金巡撫幕客是也夫以士爲可貨而懸價以至之今日無貨則士公矣此非眞士能謀國者也若利者也昔者信陵虛左以迎侯生無忌徒步而從薛毛侯生復監門薛毛仍賣漿一旦有事犯顏伏尸曾不之悔非信陵不能富貴之而三人之好飢餓也以爲士之節不可以利誘故魯連卻金不爲矯廉荊卿投丸恐勞其手誠知士之可貴而不苟其利也財所以聚人官所以任賢今輕不貲之費舉高貴之位償已所私其色無難至於降輿輦執鞭轡禮士於敝廬屈尊於窮巷則皆難之

何則恐其禮非賢襲虛名而見笑于民吏也知其緩急不足恃而非至誠以求之者也若曰吾姑備數而已養之而已以此知湖南之薄士而士之好自輕也夫謀國重大其言九鼎故必隆其禮順其意養其尊與之優游而澄觀之使待士之心常若不足士之受禮常若固有然後其言重而聽速心專而報切非好虛禮欺天下之耳目也已爲不如此則士不爲用國終不治夫簿書章奏之事募勇練兵小利會稽非用士之事也用士者在興大利公大害定大亂以建奇節故曰得士者不亡失士者不昌且天下方亂非徒謀國又必有倉卒禍亂之

交出奇救敗之人此愚所深憂也嘗游四方觀國政急其所緩緩其所急未有如待士者今節下親枉車騎再辱匹士之門有日矣議者亦怪其降尊鳴謙非愚所當承者與其或有輕量士心謂必得所求以要利而增寵重負節下故望門徘徊不敢覬望顏色輕發其愚以貽不知者笑也夫財之豢人也以身禮之結人也以心意者節下亦有所疑慮經營光輔

聖朝將謀而行者乎愚雖不才不後於監門賣漿之徒節下雖未相見不減於虛左歡游之儀長沙民士亦有扼捥太息幸遇知己以效其才捐身以為報者又願節

下推而行之也且士不獨賢賢不獨用拔茅連茹㠯其彙征今自用士㠯來各自負王佐之才磨不次之遇抗禮均敵出入諷議名參賓師權侔諸侯而未嘗特薦一士引與同列者豈將專己獨用抑當世遂無可頡頏者乎何自信之果而見聞之不廣也愚嘗觀古之賢者推進所善或曰吾不如某人或曰才勝臣十倍故能宏濟艱難㠯成大功今有日日求士而所得非士人人自賢而不能進賢此詩人所以刺予聖而思求迪者也夫賢非他公明之謂也士非他志道之謂也聞其言知其心覩其政知其效晚近人士伐異黨同專蔽聰明㠯矜己

長故兵不得息民不得足人不得安吏不得廉節下恢

休休之容竭耄耄之思搯施之先當推其綱知得士不

必當賫則貪競之風息用賢不必擅政則延訪之道廣

有一賢而致羣才一言而可以終身譬猶孫陽逢騏驥

造父御騄駬坐游八荒行窮九州奚假足於駑駘勞神

於芻秣然後收咫尺之效哉菁菁之莪樂其有儀惟𦍑

思省覽闔運再拜上

爲羅運使動上曾總督書

閣下竊聞古之論知遇者不必蒙優蕃之惠受顯擢之

譽然後誦鴻恩稱私榮以長託于下塵也勳于今日可

謂負褰矣自惟少壯之季承舊籍之恩權監司之任有
蕩佚之咎蒙罪已來夙夜憂憤念積愆尤不敢自明同
官恩牽連之交友朋無悉戎之悲詞綴綱厲一歲未解
雖有舊姻密親聞風自疏莫敢問曲直論心迹攷功效
明罪狀者已爲不足比數之數也十州同聲謚爲至愚
俛仰返觀久亦自疑當此之時苟有貧賤之交鄉曲之
士致尺一之書通寒暑之問以達眷顧存名姓者承問
驚詫輒目爲豪俠好義士也知不可得則塊獨自守晝
仰牖中之天夕據尺榻之上屏息端坐聞聲惆悵望交
游而慚惶恐外論而裴回自絕清流之波恩登君子之

門誠負釁至重不可逃被而奮翼也平交故人然且如此況當世勳德身處高貴無執贄之階甘沈淪之分姓名猶未望記憶簡有洗錄疵賤之願乎昨者吳丞來言明公伏承鈞慈閔其冒非恢有容之懷降惜才之心不㠯勳爲傾詖奇衺之人過察物情知其所由側聞驚伏喜繼㠯泣感激悲發誠肰無恨何者俗之毀譽也甚矣勳當度嶺之初臺省之人司道曠官齒盛志銳臨事不讓實蒙上官假之權衡自恨經歷事淺少所顧畏徒欲展功效立綱紀承令無情㠯爲盡職當此之時封疆大臣憂于乏財利孔不一莫能補救以勳戇愚受任無難

多復親致手書躬枉高軒推誠屈尊愉快其心況于僚屬交相稱揚智者譽其才能愚人羨其盛隆未聞一語之相戒片言之砥礪也及夫飛章上騰毒過盡章鄉之尋公猶尙在官遂已頓足痛恨羞道其名字若所稱引今諱其論良朋移于路人舊知訐其宿譽而獨閣下矜望談之失諒旣往之迹加持平之論使勳昏蒙慨然有可以自新之機雖抵重辠猶免于小人之恥譬猶朽株之飾青黃弃石之荷彫追豈非意外之遭逢生平之知己乎夫士不幸爲舉世所非笑自顧無緣免濯滌之道得當世名鄉奬而進之此其感知終身不忘者也拯其困

既加之敬禮知之次也觀之于微而發其名聲抑其次也合意氣廣推許又其次也若夫因一時之倚任私一己之恩德拔擢登進望其效力雖復受賜稠疊身家饒裕致位顯要揚名天下感恩有之知己則未也何也以其喜怒生于一時而是非在于俄頃也且古昔貴賤之交實同榮辱之機是以故人朝升而良友彈冠時相夕貶而黨與并空今也不然此舉于外彼劾于內昨奏其辠今頌其功者相望矣朝廷以貴臣為轉移大府以嬉戲為舉措勳誠不材未得辠于父君乃以參疏逮問耳疇用之不為恩或褫之詎為讐哉方今多難之秋需有

用之材幸竊早敗得增智慮困辱崎嶇固勦藥石之資也若乃進退顯晦之故愛憎用舍之私誠國之體綱大臣所當憂又何敢為明公終默乎伏逢上知瞻望屏營蘗含一之盛德欽三聖之恩厚所冀明公重臨巖廊擗憎士之心灼見任事之難則保持曲全寔濟海內又非勦身所私被福也待讞辠臣不敢他有所論謹抒其誠感略申區區致欣恩之意以期自立于道少不負明公之疋亦庶幾邴生依林宗兀者見仲尼旹日之失可不遠而復乎臨啟悚息伏惟少垂省覽

書

與曾侍郎言兵事書

六年春正月甲子王闓運謹寓書滌生侍郎節下愚聞局一隅者不可㠯究乎黄之宅守目前者不可與論古今之變長平敗而衛議顯良造貴而趙說廢非議之不明言之不切也事方得意而兆釁未著故皃言易進而深計不察愚嘗伏居隱惟當世之事觀大臣之成敗列省彊弱民之疾苦日夜念此熟矣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幸接顧眄奉明教慮意垂咨㠯啟百一之所得相知者厚矣雖亡生平之歡同心切磋忠告之分獨遇非常又非有畏罪避网而不敢發也然而遲回旁皇進退而不

浚將言卷舌臨文滞疑者何也慮一不中爲智者笑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非獨暗投按劍之患也投之其人知貴重之爲珍而藏于緹櫝不得充大廷登上服則贈焉者其惠不過千金而受之者其功不出於尺篋愚竊痛之伏歸已來承荷嘉問不絕慰勞揚之衆坐誠不自意得之如此其深也古之人有感激一言而效命白刃信陵虛左而侯嬴刎頸一遊而公子歸當今之時海內沸然烝黎逃从區區之身村野之朽壤耳不恤一出已酬明知而愚又已爲無益何也今之患不在盜賊所乏者非運籌軍旅冒刃赴堅陣之士也誠使闇運一出

而備麾下充什伍猶江湖之乘雁飛鵠之一毛是㠯拒
弓招而不疑自引退而無歉所獨自念竭知盡言少裨
當時㠯佐高名附大計惟節下少察焉知言者不虛讓
臨事者無多諱若自貶其說不如緘口之愈也誠自知
其無當必不㠯嘗於明賢之旁也凡所欲建議皆私㠯
爲切要而無過賈生有言無㠯易此願長涉遠慮端志
壹意而聽之徐樂之說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
瓦解爲國者誠審其患之所在而後勳業乃得而言也
盜賊緜蔓割據郡縣大者亘數千里近者横一鄉當此
之時賢能親臣奉一

天子詔討伐羣盜名正气壯鼓行而歬算或有不當勢或有不敵百敗而不挫屢屈而不撓雖㠯暴秦之餘章邯肅材陳吳之眾掠地之廣發驪山刑徒㠯擊山東六國宿將望風而靡由此言之棄金陵而不爲弱空安徽而不爲乏餉江漢而不爲債天下之大全力之所爭固非此數千里之可剗而盡也此猶夫瓦解之埶也兵革不息於今六季矣

聖恩湛濊浹於窮閻賦不謚入徵發不行百姓無廢業而民困不殄者財匱于轉徙埶竄于捐輸一邑之富供十郡之求一道之財濟數道之急席業者對畝畝而戚

額服賈者稅釐金而變色人人不安其生悉空家財而無救寇至故武昌南康之師未移寸步而江西湖南帑又竭矣勸捐之局踵賊去來來不能拯去又繩之里語曰官官相爲官高者賢但聞蠻官不聞蠻民每議一事先問權貴五品已上氣陵郡守七品已下側行縣門苟被章服必與官事國人嚻然莫敢言非又或商賈之豪駔儈之才結識道府卽掌局務不問能否不恤民怨寇熾愈張官力愈弘公局愈興民困愈祟掊克者能捷足者登雖至破敗又不加責此其尤倒置是非黑白不明者也夫是故民不信上而財不弭患穀盡而軍食不足

賊過而休復無所失盜賊者貧民之變計也洪逆之事有明徵矣今不鑒其所以然其未發者窮苦無告怨讟興矣則是已然者不可追而將然者不可摧也平賊之要領未得計絀方匱又必有變縱不橫決凋喪可立而待也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無三年之蓄者國非其國也老弱瘠立丁壯剽奪富民塞心商賈裹足農穀棓廢此所謂土崩之瓴也民困而長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刻日息兵國本固已殫矣若猶未也則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且卽以戰論故未可戰也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搏利于外必遺其內言根

本之宜固進退之得自制也古者以民爲兵空竟而發之後世不能析別其號養之以重糈虛食而不調者或終其身尺籍伍符案召而責之死彼自知危道而貪利不去者我先有以告致之也兵制廢而國勢弱法不行而權術生召募鄉人嘯集以賴湊成一軍號目爲勇崛起市井跳身行伍素不識法令步伐金鼓陳列之事無恩信相結生死顧惜之道得錢數百受顧數日隨東隨西時去時來勇者蒙好義之獎逃者非叛亡之例朝食飽而夕受死非仁者之所求也欲聽其逃則法不立欲過其去則情不順譬猶父母之養驕子主人之挾悍僕

利盡則散勢敗則厺幸羈縻耳慮非帖而服也若是則何㠯成勁旅勸以士哉行百里者宿舂糧行千里者三月聚糧今勇日有嬴餉日有縮擁兵境外仰食督撫一日不給怨禍總至無半月之資必無長久之算矣無萬金之羨必不縣百金之選矣士气靡矣援又不繼夫自古今行軍之地用兵之善蓋未有謀勝而不謀敗可進而不可退如今日者也數萬之衆雖甚精勁一戰而銳衰再則气竭三則鋒挫矧況挾孤縣之勢臨不測之地奔命數千里寄食他人損一卒卒不再活失一將將無可更相持數秊力盡能索孤忠三嘆中夜不寐身危師

搖可翹足而俟尙何枝柱之有誠知其危懼忍而安之非謀國之忠也任無他移權無二假不已自命繫重而
全圖之上負
明詔中畔理學非鄉人之所望也及今不爲遂無及已春秋之義責在賢者今君禦十萬之寇揚旌湘潭鳴茄岳陽拓地二千里肅武漢恢蘄黃大捷田鎭斬虜數萬功亦盛矣歛兵南康分援江湖克廣饒勝湖口洗兵義甯再復崇綿羅山以偏師旌旆數十大捷能亦章矣東南嵎嵎非君何望今君乃以不可恃之事僥幸萬一非所以爲愼也一移師而棄功持寇九江再失大都非所

吕爲威也分兵擾攘水陸不顧喪回彭蠡戈船不出者一季於此矣今又必待楚蜀之凱還堅城之自下是河清之期也整旅而出江面遼廓豫章之積連舟而就軍江滻之師忍飢而待食安慶江甯陳列天塹今季不復明歲不下節下欲舍此安之乎士卒日罷轉輸日空前不自洩退無可立鞠躬盡瘁無救大事論史傷悼當時矜憐上下不誎勞神焦思不足吕杜譏者詩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以詩觀之非所以爲伸也民畏于寇無所歸彸委積之具盜之外府不務拊卹保障其所自存今 君又左勸明劫非所吕得人也君

又倡鄉人之气日撓州縣之柄搢紳之士濟濟翼翼咎戚其鄉陵富挾貴仲尼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數子者非均安之政也內視民則靦顏而疾首外以待寇帆嘯無處君之餉若肬贅而匏繫泛江海而無維楫尚將欲戡亂息民乎非常者非常人之所能爲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孔子以爲失人君何不爲非常之功使言者無失人之過覩利害將太詳必厚集其陣而重固其本今之餉本務於籌餉取于官而不給仰於民而損下因循需時供張不周則萬事不立愚以爲今之財有三可惱而戰士之餉不與焉一曰官吏二曰

團練三曰防堵官吏之弊易知而可言者也今自倡行
鄉團之說民無盜賊之累而先有團費之擾一甲出穀
數十石一邑一歲率斂穀數千石人置竿木家縣布旂
號爲一團强而後入籍未聚而求散此微論賊至一夫
姎號而千團瓦裂矣故團之效可昭昭而覩然而日費
脣舌坐銷錢穀歲一斂聚民不堪命一縣之費大者數
萬少必數千徒足以供酒食耳木已朽也又交斧斤而
伐之財已乏也又多門而出之川已竭也又四注而泄
之下以團練耗鄉里上以防堵便州縣縣必數局局必
數十人器械火藥鉛黃之制薪水鹽米之額釆買者劄

腴而讐𥡴坐食者日領而月支一闒寇至各鳥獸散一闒寇去則蟺慕而蠭聚矣朘民而飽奸積貲而齎賊財用坐竆曾不之覈但無請餉卽足㠯報最而顯能矣粉飾之弊釀如今日事竆埶迫猶固結而不之悔委過盜賊歸於天數不遏其源而欲抑其流豈不哀哉今請一切罷捐輸釐金鈔票官錢之浤而專務田賦兼行官商則弊輕而可久何㠯知其然也夫有國者積弱不足㠯行苛政欺民不足㠯取小利故今日言利之術惟有理其常稅而已丁漕常賦本給國用分應不足專顧有餘試合一省計其要隘多者十餘少乃四五地廣不百里

而屏帶數州守險而重扼之險內可無事帶甲而安枕也兵廢不用而虛支浮領此其尤耗費之尤者也今誠壹意練勇要在選兵擇壯汰老皆爲可用明賞設罰士新耳目然遂合計守戰分屯四境重餉厚犒軍無留賞江西一省收貲自供歲可養五萬人湖南收資自供約歲養三萬人戍邊保堅互相成軍多或七八千少亦三四千人人不憂食餉不外取彼束於法制故可籍而練也嗜于利覬于賞故效从而勿吝用力專故守嚴守嚴故備不分備不分故他不擾虛名之團不必練奉行之局不必設懋貨不易市農女不輟素彼各有所恃也夫

如是督民納稅不爲急利除吏之蝨取其正供催科易爲力名減而實增矣省轉運之勞無請餉之奏主上無外顧司農無仰屋事便而權重矣各守其疆專任牧令足兵足食嚴罰從其後而人自爲守矣聲埶絡繹互爲其援軍气百倍內變不訌目其暇修飭器備訓練卒徒日增新兵目休戰士師日諠力而軍沿行矣進可以縱橫趣利退足固守賊無所掠扼要而制其命計長久待可進安民志而不致于人矣江漢旣清九江復歸兩湖之粟方船而下三楚之銳超距而赿章貢之鎡循期而屆三江之地寸步而守斯要握而形便本立而

幹疆招徠鄰封開通道路權貨而行官商目有易無目私濟公萬民熙熙不知苦難起上遊而全東南烈無便于此者然而玆事體大非刀筆之所謀也難端鉅而格例甚雖勇者固不肩之方今潯陽泝江殆千里斷黃各縣毗安徽截補殆二千里袁瑞橫延界及甯崇亦不下一千里茶陵逦西巴陵逦北又各數百里今辰沅又見告矣兩湖江西中間不合如礪數千里中枹鼓日夜相戒而君目二萬人縣其一角君又不急收創夷改弦而更張之重樹其本目繼其力即下九江君當何從出師若分水陸趣安慶取驛道持輜糧入重地賊斂壁而守

坐食一月挑戰不得轉運無出士卒自潰取食江西則江西謝責取食安徽而安徽陷破猶將回翔厲兵孤注決勝明示必死如項羽鉅鹿之戰乎君必不能也若越長江悉樓船專力水戰鴐航衝波陵濤馳驅以合江南之軍登陸不能戰舍舟則死是百湖口之危也君又不敢若任賊突犯獨守已軍就糧而食規利而進老昌魚爛南昌戰栗桑梓呼救告急之書移日夜相望廷寄督責執而無屈士卒皆鄉人悲歌思歸進即俱敗不進不可猶能制命專主如亞夫之委梁上抗天子下扞物議孤守其見以必奇功君又不能也君若

并水軍爲奇兵改道饒州冀通池甯婺源奇險坎坷塗問軍無裹糧之便將有輿轎之費睥睨虛道㠯試奇策此處勝而諱敗贍前而忘後也君必不殼也然則湖北不清江西不平卽君之軍一日不可得出今不貣三省㠯爲本卽將何歸君徒欲博後世之名㠯一身當天下事耶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猶諱而不言坐待時變避難直言羣疑衆難交戰而不決外示鎭靜謂有別計此愚之所不敢擬也今之計必詳奏隱細極言利害陳民疾苦與寇之所㠯盛乃請

聖慮擇親賢大臣各專一省悉破往例不由部議獨戒

堅守慶讓吕地保境自給上不責解一切收令皆得奏
用省無益之官練有實之兵嚴刑信賞失誤者劾但責
大綱不苛細故賊所未犯吕時整飭理財治兵上應京
師當賊衝者先審己力乃後合謀出師擣虛而擊又于
淮北特設重鎮選常勝之師佐京營之兵日夜練習使
知戰事堅壁積穀吕衞中原蘇杭之財目充軍實向張
勝袁吕彌空虛楚師虎踞吕臨江皖規畫一定賊必歸
劮郎遯而出如釜魚遊沸羹之中何足慮哉且夫亡羊
而補牢孰與謹牧而蓄育閉戶而拒敵孰與課戎而疆
索損虛名而收實利至便也撥難豎幹慮至遠也民無

逃亾徂溝而宅壑至仁也連帥控䠶帶甲虎覛至威也
罷賦權停助餉棄錐刀𠃔示國體至廉也因寇而詰兵
申命而彰罰至䂓也料于未然先發而制之恩自上出
功自下奮至達也兼七策而不失拓萬世之長利康復
之望速功名之士起語曰蝮蛇螫手壯士斷捥其所重
在心腹所輕在枝體也故曰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痛
未甚于斷捥而治先除于跛盭又何苦而不爲此且舍
此則亂爲此亦亂然而𢫱之亂無可制後之爲猶可不
亂斯誠志士之所審而明識之所宜先也若夫抱不測
之禍以要毋望之事持不可必之說𠃔緩

主上之憂愚竊過之雖然今之言論節下所得言而已固非節下所得爲也夫政本在樞臣權在督撫不得其位不行其志幸可陳達冀萬一之悟而拘牽文義引嫌畏譏蓋亦非節下所自許也抑又聞之言外者其意淺內言者其思深今闓運所得告節下節下所得告天子亦言其外而已術踈識驪得毋爲深思者笑乎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惟裁省萬一

與盧生書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是㠯祿壤穲姒氏之冕劒庭綴蒙吏之纓違謝故域之中託麗埳井之內而欲標舉異

趣矜飾夙情旁左環覩危于㠘室𡶴𡻉𡹶而高明不悟迄夫洞幽睎之而後知其危也遂廓之悄心傷瘁矣雖有槳鄰如何能𪞉乃有𥌒聲見許訪景爲依將𦐇禽㠯陋儀指丹鷄㠯證絜破二𩃟㠯成信函千里㠯安歸使驚弓之雁息影于芳洲絕士之蘭發香於几席結舌之士慷慨縱歎拊髀拚言此樂何極斯則正平接亥于北海子山興歎於片石嘗嘗過之今乃信其誠然也風無意而忽過水有恨而遽往遂乃折楊代笙結荷依水汎舟蠡渚日月改曜仰覩浮空雲霧消落寒暑中夏而怒卷驚鳥爭夕而羣往疾景一馳短夜再起厺覩爲𠸄

誠足以悲想足下結束首路亦均斯苦然遊子歸鄉良復可慰八月既望錢塘之湖見素車之若馳激鬱志之迅涌抗聲長嘯響應駭浪於斯時也使憤俗疾時之子高情猋舉逸興虹飛猶將吐納煙霞屣脫孤横况在足下内無迫棘之事外有發皇之慨想其豪情當何如哉猥以遙途未均持袂延面東望慼慼繒以欣每念判襟之晨出門黯黯足下顧言此別可惱惟吾與子日逼世故方當投身名利騁足險阻清燕尊酒恐不可期今復絜矩塵途不易舊轍則是帶苔藻于木末植桔梗于淡泉養鯢鮒於修陵求瓜桃於雪谷勞而寡績困將何言惟

足下邁上之姿一日千里僕苛愁病投屏荒城每感豫州之悲㠯發楊朱之泣秋飇易生銀河在戶蟋蟀互悼嘈切悲哀微物無情猶有同聲況在旅途可抑幽怨嗟夫盧生勉爾行矣影雖入暗㒵不隔形悠悠山河相違㠯聲會則有絀月亦有盈身在異畛義存璞貞投我㠯李報之㠯瓊毋㠯金玉匿音阻庭愼儀相愛㠯佩厚情

闓運白

與李少荃書

少荃傅相節下入秋㠯來浮議紛紜聞屢奉嚴詔波及甥壻殆甚於越南之謗靜待朝命退處無權固純臣之

用心然於事孰未爲得也葢三人成市虎積毀銷骨慈毋所吕投杼也明公榮遇如此其極威望如此之崇且久故卅餘秊不聞謀議之言今又被謗益不可吕歸咎引罪之言諫然不戰而敗敗而求和誰實爲之豈非淮海諸軍之故哉兵法責元帥無待人言其自咎可知也凡言淮軍不可用日本不可攻者非詐則愚昔田單吕一小城卻樂毅之師而後吕全齊攻一城不能下明公吕孤軍奮起海隅廓清天下而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戰守之師望風大奔此必有由焉不可仍吕糧運船礮解也洪寇之平由鄉勇徒搏倡海內之勇敢青浦之

戰英軍先敗而公部後勝公之成功由知昭邪抑皆假之利器也如必器而後利則洋礮當侯而公何功焉西學之說由曾滌丈避事倡之左季丈沈幼丹和之公堅主之而張孝達張之當是時後生小子樂其新奇猾商市官藉㠯牟利又會五口有鉅萬之稅國家無發帑之費糜耗三十餘年即資之于通商之利民不知役故甚便也今船不能行礮不能發屯軍積年反資召募軍火告匱餉無繼無知之臣稅及店房天下騷然無處不兵是亦不可㠯已乎凡戰不勝由無主帥其亊三千必曰方板泣止知兵食不足恃也公嘗卒兩洋木船登艫

誓師剋日渡海踏隙而進橫波直衝糜碎爲期展輪之日日本必求服矣猶當大創之而後許之然後三十秊之屯營十秊之海軍公之生平蘊蓄方略可褫著于天下今不此圖而但至蘆台一瞬而還將因敗以待和乎抑不和以待敗乎鶡冠子曰略足以恬禍公之謂也淸卿未親行陣勝敗成否未可料峴莊代將能勝公乎元勛巨臣誠當體國國之不利公何利焉士君子名節之爲貴神威訏謨屈于小醜國即蒙恥公當自厰恥也公特特東朝保全耳今道路流言公鎡重盡寄香港唯衣被存行臺中傷至于如此聞者爲之寒心親舊之士亦

有敢以告者乎他日邵張行成載在史冊誤國之罪誰執其咎闓運荆鄙之一民耳明公屈已而友之虛館㠯延之今當詣旌門備一客之數而先已受館諸生羈留因歲暮之間强扶首塗至于上元又自念相見或議論不得無辨詰㠯迕清聽且闓運之所知公千百焉自悔其行之遽但不獲申意中心屏營輒因驛㠯書進唯垂省納哂其區區甲午腊日闓運言

到廣州與婦書

吾自度揭嶺日遠故國下灘乘瀧并值冬涸川石露列溪流清弱瀧船柔脆篙師猶拙自平石至樂昌乃皆遷

客涕泣驚怖之地凡有六瀧酈道元所謂崖壁干空交柯晦景者也瀧原由溱入涯漢桂陽太守周昕疏鑿巨石始通舟楫舊有祠祀昕今惟祠禱韓愈素湍激雪風濤凜厲估舟驚望歎若天塹然觀其水埶淺陜殊甚徒極崩濺之狀實無浩洶之奇吾舟下瀧時觸破來舫移岸遷貨纖毫得濟非有江湖稽天之浸風濤呼吸之危也而眾人矜惱衣裝愳于濡溲重載輕發自取碎破清水白石遂受惡名耳口相傳自爲聄惑致使衣帶之水與呂梁齊險禱求謫臣而使君廢祀昌愈生時猶不自濟欲其爲福不亦鶩乎由樂昌下大舟東至曲江五嶺

之口也縣㠯曲紅岡而名江紅聲同因改字矣設府建
關控引吳楚浮橋橫江㠯榷舟稅大艑亘艦駢闐於此
韶石在其北酈生所記二仙分憩之處也自唐㠯靑傳
虞舜奏樂于此及英悳亦有堯山道元引耆舊之言云
堯行宮王韶之記亦謂堯故亭又曰父老相傳南巡登
此然則禹迹㠯靑斯爲內地且金銀輪王治四天下唐
虞二聖豈局步于五嶺乎從英德至淸遠經歷三峽郎
湞陽大庿中宿也大庿介二峽之閒趙佗築萬人城楊
僕伐破尋陝亦此岸地然是陸地之要區也江行之奇
則在湞陽道元云兩岸傑秀壁立虧天張子壽亦言睛

畫山陰先秋水冷後人始開棧道建峽山寺于上懸崖
長歗江帆蕭瑟雖詞客尋玩淹流忘俗而旁山剎落翠
秀靡依目吾臥觀未爲佳勝也且南州炎德草木恆青
藻麗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熱若火燎丹皮赭骨
寸莖不附孰如蒸湘巖樹葱蘢松竹楙柏陵冬鮮碧故
過嶺目南無可瞻悅但此峽擅名既久未躋絕壁江山
磨會步步異形若登臨俯觀或當有異故周夔云碧瀾
之下寸寸秋色乳枝磬落松風瑟縮得此石室題爲到
難矣吳都賦目閩禺楫師習御長風今老龍河西等船
實爲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喧呼叫跳足

若蹶踣號聲慘冽清旦黃昏聞者駭悸兼劫盜肆出人人自危下至三水乃稍稍清曠三水今縣漢地志所謂湟水南至四會之地也湟水自清遠來曰湞江牂牁水源流萬里自肇慶來曰西江晉康水自廣甯來曰綏江均會崑都故爲縣號綏江至縣復分二派同爲一川故皆言四會矣冬水盡涸舟楫無利始自季冬六日至于廣州此州實四宅之南交荊州之下徼自漢迄今緜富有名往在他方聞彼士人說其物產矜炫殊絕云甲天下及躬覽風物攷之圖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爲秦南海郡地山海經所謂賁禺郭景純云今番禺也姚

文式言城東南偏有水坑陵此縣人名之爲番城倚其
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築自越人公孫隅號曰南武楚
威王時有五羊銜穀穗之瑞乃增築楚亭城周十里號
五羊城及任囂趙佗始成都會吳步隲又廓番山之北
及宋築子城甕城又增兩翅目衛居民明永嘉侯朱亮
祖始連三城爲一卽今省城制也市廛逼窄第宅堅陝
街衢垢穢無潔清之容民言佅僪貪利好奢自外中國
別爲風气地性蒸熯易生疾疫蚊蠅乘其昏運蛇鼠充
其毒食瘴厲風淫尤多盲女筲人言之詳矣島夷雜糅
詭服殊形刀劍火槍縱横于路民無正業習爲博盜白

畫攫金露刃連隊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興嗣千字文列字八十分爲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錢許射一條由一至百千萬不限字數全中其利千倍一錢之資償巳十金國人若狂夢想顚倒號曰白鴿標此斂財之巧術也意錢擲骰割肉懸壺藏鉤撅牌皆供賭輸愚者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聞也凡倡女野容多樂隱薇獨此邦中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之制或聯舟並舫仿水師行營之法卷髮高尾白足着屐燕支塗頰上連雙眉當門坐笑任客擇視家巳千計人巳萬數弦唱撮聲盡發鴂音遠遊之人窈窕之性入

于其間若抱虎狠斯實男女之一尼乎異物恆產來自番船土人所甘艮亦奇詭菜必生辛蕺必稠甜若夫檳榔酸羅蕉子甘爛諸重十斤芥高七尺君遷小柿新會大橙不含霜雪多復皺腐醃橄欖鹽豉取蟻糞爲奇南榕樹不可爨木綿不可絮奇器巧制則故賤其直水火菽粟則盡昂其價陸生所記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者信非他方之所取也冬至初過桃榮梅落餘花生紅多不辨名但有其質了無其姿亦何取于長春乎邦人市海鮮別爲廚館則有鯊魚之翅海蛇之皮章舉馬甲鰻鱇天蠔鹹蟹龍蝦雄鴨臘鵝腥穢于市井紛

錯于樓館者不可勝計又俗好燒炙物喜生割操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食而飡賓筵以多殺爲豪婚禮燒豬輒列數百俗無羞恥取婦以得女爲奇牀第之私守宮之驗明告六親誇以爲榮知禮之家亦復隨俗亦旣覯止我心則降此尤可笑歎者也通商之吏何止百種蟠據城府傲兀大官屈心事之惟恐不歡況敢設備豫乎外郡士客讐殺未已且不受官勸誰能用差鄉村族居多建礮臺縣官催科動必發兵幸而戰勝恩乃納稅省中錄囚日屠百人皆無辜之窮老受錢而代縱子賣其父如犬羊然輕命嗜貨三綱絕矣朝富則爲大豪

夕食則亢盜魁笞南漢劉鋹奢僭自雄樂裸逐之戲制燒煮之刑令久漸皇風猶爲惡俗若非猛厲廉正貴士賤商先教禮讓後禁淫盜則伊川之野不百年而爲戎乎尉佗文理以止門陳祖奮苍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吾鄉游宦士大夫多懷歸思夫有彊壯無瘴而夭柳生夏凋翁君冬亾雖會冥數誠可悲愍也容兒以卑宦居韶十口飢寒其妻與妾居比肩鈞敵呼嫡子爲兒視所生如奴山農新取南女以爲繼妻此女矜其華年輕鄙老夫動即叫罵坐必偃蹇同至南海便褰裳而去獨坐夷船還其母家雖馮敬通之悍妻賈公閭之妒婦

已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聞女史之一鑒也夫陰教不修夫妻同過但責女德豈足云乎想卿闊此達斯誼也吾好爲遠遊何必樂土優游自如身心無患比讀莊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論生于是非生死累于形骸頗欲逍遙已化成蔛何覺哀樂之殊境離合之異軌乎惟恐淑子獨處幽憂聊書所經已爲笑噱冬寒日輕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當自愼時復手書已慰勞勤闇運白

沛南寄婦書

河洲雁宿一看思歸舍下鶴鳴居然蕭索衍賞清妍之

境適滋離別之情且已秋顧夏方怨季長衽暮思朝又悲歲短何以遣斯愁疾聊代諼蘇

啟

上張侍講啟

蓋聞一言之遇金石無刊將歸之送山水變色況復逢孫陽於形阪望庾公於瞿塘初受淚知便爲慘別使軺星返遠遣塵昏誦蓼莪於律山寄飛蓬於異縣孝思行怨悽愴何言孤詠端憂喪回失據每詢驛使知寓南昌雖推靡至之襄尤望倪賢而就旅餐遄米非日制情勉順經言以保康節闔運居微守賤蓋察在覲支廢愧于

林宗身世悲於傳變常恐吳楚之際漸謚干戈宛洛之游徒索冠蓋歌緜霜之生我嗟行國之匆思逐逐榮名愳羞知己但思從鄭里暫避黃巾庶幾雄亭不求丹轂末由之慨勞也如何

湘綺樓文集卷第二

桂陽陳兆奎璇校刊